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三十一回 張廣太天津受困 回教正河邊救人

詩曰：人生只為名利忙，事業百年夢一場。大數到來難消讓，何必勞碌逞剛強。

張廣聚說：「小三喝醉了甚好。你把口袋拿出一條來，我把他裝在裡頭，趁著醉了，將他埋了就先完啦，也不必叫別人知道，以除後患。」他妻周氏說：「那如何辦的？要叫老太太知道，怕不好。」張廣聚說：「老太太問時，你我就說他偷了咱們的東西，他跑了。」說著，自己開了櫃，拿了一條口袋，先把廣太裝在裡頭，在牀上一放，他說：「我去找人刨一個深坑，賢妻你瞧著他。」說罷，匆匆而去。

周氏娘子是一個善良之人，又不肯真依著男人把他害了；自己膽子又小，也不敢去告訴老太太知道，自己進退兩難。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聽見院中二弟婦梁氏說：「嫂嫂還沒睡覺哪？我哥哥沒有回來嗎？」周氏說：「沒有回來，你進來吧。」梁氏進得房來，見牀上有一條口袋，裝著一個人，問：「嫂嫂，這是誰呀？為什麼裝在那裡？」周氏就把自己男人要害廣太之話都實說了。梁氏說：「那可不好！依我之見，咱們也不可告訴母親，也不可不救他。先把三弟倒出來，喚醒了他再說。」遂將廣太拉出來，一搖晃他腦袋，張廣太就吐出酒來，明白過來了。自外面進來一個白犬，吃三爺吐的那地下東西。廣太說：「二位嫂嫂還未睡覺？」他大嫂子一聽，說：「三弟，你醒醒，我告訴你。」遂把他大哥所辦之事細說一回。三爺勃然大怒，說：「嫂嫂，你不必管，我去問問他，是為何這樣狠心？」周氏說：「你是瞎鬧！你要問你哥哥，他焉能饒了我？」梁氏說：「三弟，你不可如此。我有一個主意：我給你十數兩銀子，你遠走一趟，在外面要好，你就多住一年半載再回來；如要不好，去個一兩個月；還須回來呢。」周氏說：「這話倒好。我也給你十數兩銀，給你幾件衣裳，都是你哥哥的。」說罷，梁氏賢人取了銀子十二兩、鑊串一對；大嫂子周氏也給他拿出來衣服銀兩。三爺磕下頭去說：「二位嫂嫂，我張廣太但得一步地，再報二位嫂嫂的恩情！」

收拾好了，方才要走，忽然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且慢！我要是走了，我哥哥要問嫂嫂，你何言答對？」梁氏在一旁說：「我早想到這，你瞧那個白狗吃了你吐的東西，他臥在那裡也不動，我可以把它裝在口袋裡。」周氏說：「甚好！如此，你我二人就照樣辦就是。」遂把白狗裝好，他也不動，又把口袋嘴一捆，然後還擱在原放的那邊。廣太這才動身，出門去了。二奶奶梁氏也回自己房中去了。

少時，張廣聚自外面進來，周氏娘子甚是害怕，也不敢言語，自己在那裡坐著，心中直跳。又見他男人一進房來，說：「你先出去，我帶鋪中兩個力奔來，叫他二人把他抬出去就是了。」周氏出了北裡屋，到南屋裡。少時，只聽有人抬出去了，周氏才過來，放了心。張廣聚帶著人出了後門，在村外一里之遙，是他自己家中之地，早已把坑刨好了，就把口袋一扔，叫兩個力奔埋好了，說：「你二人回去，明天每人給你一兩銀子酒錢，不准望外說。」那兩個人去了。

張廣聚方才要走，只聽樹林一聲嚷說：「張廣聚，你敢私埋人口！我在這瞧了半天，你望哪裡走？咱們是一場官司！」大惡賊一聽，細瞧，認得他是地面上官人，名叫張三，連忙說：「三弟，咱是這樣街坊，我也不瞞你，這是我們三兄弟。他不受管束，在外面無所不為，我奉母命，把他灌醉了埋了。你別嚷，我明日給你十兩銀子，你買雙鞋穿，等著明天上鋪中去取。」張三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明天見就是。」二人分手。第二天，地面官人到鋪中要了十兩銀子，大家還不知為何故。

老太太清早起來，找張廣太，不知哪裡去了。問張廣聚，說：「他偷了我好些個東西，你等快去派人找他！」大家鬧了好幾天，也沒下落。老太太好幾天沒有吃飯，他兩個兒媳周氏、梁氏也不敢說。

且說張廣太那一日從家中出來，心如刀絞，站在村東，自己想主意。有心要入都，一想到那裡舉目無親，不如上天津去游游，到那裡想個道路。遂望家磕了一個頭，說：「生身的老母，兒這一去，你老人家不必惦念我。此去不居官不回來，不發財不回來！」自己貪心過重，望下行走，到了蔡村，換了二兩銀，吃了點飯，僱了一頭驢，也就望下行走。

頭一天住在半路店中，第二日是八月十七日。秋氣陣陣生涼，萬物結實，好一派的景致！大路之上，來往行路之人甚多。天有午初之時，到了天津，住在鍋店街大客店內，占了一間獨間，要淨水、吃茶，要了幾樣菜，喝了兩壺酒，自己甚煩，頭一天也沒有出去。

到了次日，到了三岔河口看一看，望各處熱鬧之所去瞧瞧，一連游了十數天。到了九月天氣，所帶的銀子已用完了，無奈典當兩件衣服，又用了兩天，錢也完啦。自己也不敢在大店內住了，又把幾張當票也賣了，在西門外小店裡一住，也不敢回家。

次日一起身，天又下了一場霜，身上穿著一身單綢子衣服，冷氣透骨，自己無奈進了西城門，一直望東，出了東門，走到了娘娘宮。那裡有好幾個生意場，也有好些個相面賣藥的不少。廣太在家中練著玩，練過一路大紅拳，「不如我今天在這裡賣藝，也是一個主意。」在當中一站，瞧了瞧天，他又不曾說生意話，就練起來啦。眾人圍了不少，也不知是個作什麼的。無奈自己練完了，在那裡一站，也不言語，眾人全都散去。

只有旁邊一個老頭兒說：「小小的年歲，還練的不錯。」廣太一瞧，那個老頭兒身穿青洋縐大夾襖，蝦米青色摹本馬褂，青緞子皂鞋，白襪子；年有六十多歲，赤紅臉，花白的鬍子，手中拿著有四串錢，笑嘻嘻的說：「練的好！我看你也不象久慣賣藝之人。」三爺說：「我本不會賣藝，不過是被窮所逼，無可如何。」只見那個老翁把手中之錢散給眾貧人。張三爺才知是舍錢的，有心過去，見人家已然把錢放完了。自己跟著那個老頭兒望北走了有一里之遙，張廣太臉上一紅，說：「老爺子，你賞給我幾百錢，我吃一頓飯吧。」那個老頭說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廣太說：「我姓張，名廣太，乃武清縣河西務人氏。因來此訪友不遇，故困在此處啦。」那老翁說：「你這個樣子，定非是來此處找人，大概必是逃學。小小的年歲，就這樣不務本分，我有錢也不給你，我還周濟那年邁之人哪！」羞得那廣太不敢言語了。

廣太白天也沒有吃飯，直到夜晚，皓月當空，來到三岔河口，只見一灣綠水望東流，自己身上無衣，肚內無食，越想越難受，無奈如何。自己一想「死了，死了，一死就了。莫若一死，也就完了！」正思想之際，一陣金風透骨涼，自己說：「蒼天！蒼天！我今一死，大概不能與老母相見了。」自己嚷道：「蒼天哪，蒼天！我張廣太今天一死，不知我這一點靈魂歸於何處？」說罷，方要望河內跳。只聽後面有人說：「且慢跳河！我來也！」